



印影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九一一冊

北京出版社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本冊目次

冊府元龜(一〇)

宋
王欽若
楊億等奉敕撰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三

三至六

公忠

引薦

褒賞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三

宋 王欽若等撰

憲官部

士君子策名委質有死無貳公忠之義諒在茲矣乃有
典司邦憲表式朝右厲永霜之志執金石之心正色不
回讜言無隱竭誠於顛越之際獻規於疑貳之始或明
辨其飛語或申雪其冤訟以至逢危殞命抱義立節十
古之下莫不仰其清風而思見其人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後漢仲高順帝時為侍御史監護太子承光宮中常侍
高梵受勅迎太子不齋詔書以衣車載太子欲出太子
傳高寢不知所以力不能止開門臨去高至橫劍當車
曰御史受詔監護太子太子國之儲副人命所繫常侍
來無一尺詔書安知非挾奸邪今日之事有死而已梵
不敢爭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李廷對

詳校官中書臣丁榮祚

侍讀臣孫球覆勘

楊衆以謁者僕射從獻帝入關累遷御史中丞及帝東遷夜走度河衆率諸官屬步從至太陽拜侍中

太陽縣屬河東

建安二年追前功封蓀亭侯

晉劉曜為司隸校尉時惠帝立羊玄之女為皇后成都

王以討玄之為名廢后為庶人處金墉城大駕幸長安留臺復后位永興初河間王顥矯詔遣尚書田淑勅留

臺賜后死詔書累至曜與尚書僕射荀藩河南尹周馥

馳上奏曰奉被手詔伏讀惶悚臣按古今書籍亡國破

欽定四庫全書
朝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家毀喪宗祊皆由犯衆違人之所致也陛下遷幸舊京

廓然衆庶悠悠罔所依倚家有跋躠之心人想鑾輿之

聲思望大德釋兵歸農而兵纏不解處處互起豈非善

者不至人情猜隔故邪今上官已犯闕稱兵焚燒宮省

百姓誼駭宜鎮之以靜而大使卒至赫然執藥當詣金

墉內外震動謂非聖意羊庶人門戶殘破廢放空宮門

禁峻密若絕天地無緣得與姦人構亂衆無愚智皆謂

不然刑書猥至罪不值辜人心一憤易致興動夫殺一

人而天下喜悅者宗廟社稷之福也今殺一枯窮之人而令天下傷慘臣懼克豎承間妄生變故臣忝司京輦觀察衆心實已深憂宜當含忍不勝所見謹密啓聞願

陛下更深與太宰參詳勿令遠近疑惑取謗天下顥見

還洛迎后復位初羊后反宮遣使謝曜曰賴劉司隸忠

表大怒乃遣陳顏呂郎東收曜奔青州后遂得免帝誠之志得有今日

唐蘇珦垂拱初為監察御史則天使珦按韓魯諸王獄

欽定四庫全書
朝府元龜
卷五百十二

珦奏據狀無徵則天召見詰問珦執奏不回則天不悅

曰卿大雅之士當即有驅使此獄不假卿也遂令珦於

河西監軍神龍中珦為右御史大夫會節愍太子敗詔

珦窮其黨與時睿宗在洛為得罪者所引珦因辨析事

狀密奏以保明之中宗意解因是多所原免擢珦為戶

部尚書

蕭志忠為御史中丞中宗神龍三年自節愍太子舉兵誅武三思之後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兄弟侍

御史冉祖雍紀處訥共誣構安國相王及鎮國太平公主
主與太子連謀舉兵請收制獄因此欲加凶忍帝召志
忠令鞫其狀志忠泣而奏曰陛下富有四海貴為天子
豈不能容一弟一妹忍受人羅織竊念宗社存亡實在

於此臣雖至愚竊為陛下不取漢書曰一尺布尚可縫
一斗粟尚可春兄弟二人不相容願陛下詳察此言初
則天皇后欲立相王相王累日不食請迎陛下固讓之誠天
下傳說足明冉祖雍所奏咸是構虛帝既與相王公主

素相友愛深納志忠之言志忠自此又彌加保護由是
公主獲安

盧奕為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天寶十四載安祿山犯東
都與留守李憕誓無避死人吏奔散奕在臺獨居為賊

所執與憕同見害

趙消永泰初為監察御史時禁中失火焚屋室數十間
火發處與東宮稍近代宗深疑之消為巡使俾令即訊
消周歷墉圍按據迹狀乃上直中官遺火所致也推鞫

明審頗盡事情既奏代宗稱賞焉德宗時在東宮常感
消之究理詳細及刺衢州年考既深又與觀察使韓滉
不相得滉奏免消官德宗見其名謂宰相曰豈非永泰
初御史趙消乎對曰然即日拜尚書左丞

齊映興元初為御史中丞從德宗幸梁州每遇險映常
執轡會帝馬驚跳奔甚帝懼傷映令捨轡映堅執久之
乃止帝問故對曰馬奔踶不過傷臣如捨之或犯清塵
雖臣萬死何以塞責帝嘉歎無已

孔緯為太子少傅時沙陀逼京師昭宗幸鳳翔邠帥朱
玫引兵來迎駕田令孜挾帝幸山南時中夜出幸百官
不及扈從而隨駕者黃門衛士數百人而已帝駐寶鷄
候館詔授緯御史大夫時遣中使傳詔令緯率百寮赴
行在時京師急變從駕官屬至盤屋上張流切
下音室並為亂
兵所剽匹妙資裝殆盡緯承令見宰相論事蕭遘以田
令孜在帝左右意不欲行辭疾不見緯緯遣臺吏促百
官上路皆以袍笏不具為辭緯無如之何乃召三院御

史謂之曰吾輩世荷國恩身居憲秩雖六駢音奔迫而

咫尺天顏累詔追徵皆無承稟非臣子之義凡布衣交舊緩急猶相救卹况在君親策名委質安可背耶言竟泣下三院曰人豈不懷但盜厓剽剝之餘丐食不給今若首塗聊營一日之費俟信宿繼行可也緯拂衣而起

曰吾妻危疾旦不保夕丈夫豈以妻子之故忽君父之急耶公輩善自為謀吾行決矣即日見李昌符告曰主上再有詔命令促百寮前進觀羣公之意未有發期僕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六

奏憲闈不宜居後道塗多梗明公幸假五十騎送至陳倉昌符嘉之謂緯曰路無頓遞裹糧辦耶乃送錢五十緡令騎士援緝達散闕緝知朱攻必蓄異志奏曰闕城小邑不足以駐六師請速幸梁州翌日車駕離陳倉纔入闕而邠岐之兵圍寶鶴攻散闕微緝之言幾危矣

引薦

詩曰蒸我髦士蓋美其得賢傳曰舉爾所知誠廣其薦善况夫總司彝憲糾正庶工固宜念則哲之明先舉類

之義審擇儒雅博衍雋良薦於朝廷靡以組綬其或忠謙之士邪佞所仇文致厥辜淪陷非辟而能表薦其行請宥其刑皆所以為國愛材進人以道劉楚之詩斯作沉僚之歎罔興豈止致位於台槐受寵於龜紫固可以紀其勞懿為南司之表式焉

漢張湯為御史大夫尹齊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湯湯數稱薦以為廉武帝使督盜賊又以倪寬為掾舉侍御史擢大中大夫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七

蕭望之為御史大夫除薛廣德為屬數與論議器之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為博士論石渠

繁延壽為御史大夫即李延壽也一
姓繁音蒲河切聞谷永有茂材除

補屬舉為太常丞

貢禹為御史大夫琅邪諸葛豐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直禹除為屬舉侍御史

後漢杜林為侍御史林先與鄭興同寓隴右乃薦之曰竊見河南鄭興執義堅固敦悅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

惑有公孫僑觀射父之德宜侍帷幄典職機密昔張仲
在周燕翼宣王而詩人悅喜惟陛下留聽少察以助萬
分乃徵為太中大夫

樊準為御史中丞時龐參坐法輸作若盧準上疏薦參
曰臣聞鷺鳥累百不如一鶠昔孝文皇帝悟馮唐之言
而赦魏尚之罪使為邊守匈奴不敢南向夫以一臣之
身折方面之難者選用得也臣伏見故左校令河南龐
參勇謀不測卓爾竒偉高才武略有魏尚之風前坐微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八

法輸作經時今羌戎為患大軍西屯臣以為如參之人
宜在行伍惟明詔採前世之舉觀魏尚之功免赦參刑
以為軍鋒必有成效宣助國威鄧太后納其言即擢參
於徒中召拜謁者使西督三輔諸軍屯

羣賂宦豎膺反坐輸作左校初膺與廷尉馮緝大司農
劉祐等共同心志糾罰奸倖緝祐時亦得罪輸作奉上
疏理膺等曰昔秦人觀寶於楚昭奚恤益以羣賢深患

王瑞其炤秉之珠齊威王答以四臣夫忠賢武將國之
心膂切見左校施刑徒前廷尉馮緝大司農劉祐河南
尹李膺等執法不撓誅舉邪臣糾之以法衆庶稱宜季
孫行父親逆君命逐出苦僕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今膺
等投身彊禦畢力致罪陛下既不聽察而猥受譖訴遂
令忠臣同愆元惡自春迄冬不蒙降恕遐邇觀聽為之
歎息夫立政之要紀功忘失是以武帝捨安國於徒中
宣帝徵張敞於亡命緝前討蠻荆均吉甫之功祐數臨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九

督司有不吐茹之節膺著威幽并遺愛度遼今三垂蠢
動王旅未振易稱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乞原膺
等以備不虞書奏乃悉免其刑

後魏元匡為御史中尉高選御史高道穆奏記於匡匡
大喜曰吾久知其人適欲召之遂引為御史又以內行長
山偉兼侍御史入臺五日便遇正會僕司神武門其妻
從叔為羽林隊主撫直長於殿門偉即劾奏匡善之俄
然奏正帖國子助教

李彪為御史中尉以尚書主客郎酈道元秉法清勤引

為治書侍郎

高道穆為御史中尉選用御史皆當世名輩李希宗李

繪陽休之陽斐封君義邢子明蘇淑宋世良等三十人

北齊崔暹東魏孝靜武定初遷御史中尉選畢義雲盧

潛宋欽道李愔崔瞻杜蕤嵇曜麗伯偉崔子武李廣皆為御

史世稱其知人

唐張循憲為侍御史長安中為河東採訪使薦蒲州人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
百十三

張嘉貞材堪憲官請以已秋官授之則天召見垂簾與

之言嘉貞奏曰以臣草萊得入謁九重是千載一遇也
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覩日月恐君臣之道有所未
盡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擢拜監察御史

張廷珪為監察御史李邕少知名長安初廷珪薦邕詞
事

高行直堪為諫諍之官由是召拜左拾遺

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時河中少尹嚴郢召至京師元載
言郢於代宗帝已疎忌載拒而不納是時帝委腹心於

筠曰如郢材力陛下不自採拔豈使為姦人用乎即日擢授河南尹兼御史中丞水陸運使

崔寧為御史大夫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謀及
宰相乃奏請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
狀遂寢

常貞伯為御史中丞德宗貞元初袁滋為鄂岳從事部
有邑長下吏誣以盜金滋察其冤竟出之貞伯聞之薦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
百十三

為侍御史

高郢為御史大夫時右拾遺翰林學士李建罷職降詹
事府司直郢表授殿中侍御史

裴度為御史中丞奏崔從為侍御史知雜及度作相又
奏從自代為中丞從所取御史必先知其重貞退者時

論嘉之

李夷簡為御史中丞櫟陽尉徐晦本楊憑所薦及憑得罪
賊官臨賀縣尉親交無敢祖送獨晦至藍田與憑言

別時故相權德輿與憑交分最深知晦之行因謂晦曰
今日送臨賀誠為厚矣無乃反為累乎晦曰自布衣沐
楊公之知不一送他日相公為姦邪所譖焉可不送相
公乎德輿大慙因稱之於人不數日夷簡請為監察晦
至官之日白夷簡曰晦不由公門公何所取信而見獎
拔於千萬人中哉答曰君送楊臨賀寧肯負國乎由是
名益振

常有翼為御史中丞奏職方員外郎鄭處誨兼侍御史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十三

知權制曰御史中丞有翼上言曰御史府其屬三十八

例以中臺郎一人稽叅其事以重風憲如處誨族親胄

貴能博文論義理無不講求朝廷典章飽於聞見乞為
副貳以佐紀綱以爾處誨當居內廷草具密旨自以疾

去于今惜之俞其言如我得有翼為爾之知已予為有

翼之德鄰上下交舉豈有私受勉修職業所報非一

後唐蕭頃為御史中丞請孔邈為御史

褒賞

夫處風憲之地當糾繩之任綱紀所屬委賴尤重而能
方嚴以自律勁直而不撓彈擊違繆無所畏避摧伏豪
橫未嘗寬假侃侃而正色蹇蹇而匪躬善守厥官不懈
于位繇是推懋賞之典加異數之寵申之以賜子貢之
以來章形於詔獎接以體貌敦勸以聳其氣慰勉以成
其名故首公之臣立志之士莫不感激以思自効摩厲
以期稱職然後知信賞之為勸非可以忽已

漢諸葛豐元帝時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避帝嘉其節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三
十三

加豐秩光祿大夫

後漢宣秉字巨公為侍中建武元年拜御史中丞上特
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故

京師號曰三獨坐秉遷司隸校尉秉性節約常服布被
蔬食瓦器帝常幸其府舍見而歎曰楚國二龔不如雲

陽宣巨公即賜布帛帳帷什物

杜詩建武初為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
士暴橫民間百姓遑擾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

聞世祖召見賜以棨戟

鮑永建武十一年為司隸校尉以事劾帝叔父趙王良大不敬朝廷肅然乃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斂手以避二鮑

鮑昱永子中元元年昱拜司隸校尉詔昱詣尚書使封胡降檄若今之露布也光武遣小黃門問昱有所怪不對曰臣聞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徒露布漢官儀曰群臣上書皆璽封尚書令重封唯赦贖令司徒印露布州郡也怪使司隸下書而著姓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十三

十四

也帝報曰吾故欲令天下知忠臣之子復為司隸也

馬嚴拜御史中丞賜冠幘衣服車馬

晉李憙武帝時為司隸校尉劾中山王睦等各占官三更稻田詔曰易稱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今憙亢志在公當官而行可謂邦之司直者矣光武有云貴戚且斂手以避二鮑宣其然乎其申劾羣寮各慎所司寬宥之恩不可數遇也憙為二代司隸朝野稱之

傅咸以議郎長兼司隸校尉咸前後固辭辭旨懇切武

帝不聽勅使者逼就拜咸復送還印綬公車不通催使攝職咸以身無兄弟喪祭無主重自陳乞遂不見聽於官舍設靈坐朔望奉祭元康四年卒官時詔贈司隸校尉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謚曰貞

劉敞為左丞兼御史中丞奏免尚書僕射東安公繇等十餘人朝廷嘉之遂即真

熊遠為御史中丞中宗每歎其公忠謂遠曰卿在朝正色不如柔吐剛忠亮至勁可謂王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十三

十五

宋孔琳之為御史中丞劾奏徐羨之自是百僚震肅莫敢犯禁高祖甚嘉之行經蘭臺親加臨幸

蕭惠開為御史中丞百僚畏憚之入為侍中孝武詔曰惠開前任憲司奉法直繩不阿權戚朕甚嘉之可更授御史中丞

梁江淹在齊為御史中丞多所奏劾內外肅明帝謂淹曰宋世以來不復有嚴明中丞君今日可謂近世獨

步

張緬為御史中丞居憲司推繩無所顧望號為勁直高祖乃遣畫工圖其形於臺省以厲當官

陳袁憲為御史中丞領羽林監常陪讌承香閣賓退之後宣帝留憲與衛尉樊俊從席山亭談宴終日帝目憲而謂俊曰袁家故為有人其見重如此

後魏李彪為御史中尉多所劾糾豪右屏氣高祖常呼彪為李生於是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母府元覽

六

高道悅為治書侍御史正色當官不憚強禦奏舉任城王澄等免官高祖詔褒美之

元匡為御史中尉嚴於彈糾始彈于忠次彈高聰等免官靈太后並不許以違其糾惡之心又慮其辭解欲獎安之進號安南將軍

高恭之字道穆為御史中尉莊帝姊壽陽公主行犯清路執赤捧卒呵之不止道穆令卒捧破其車公主泣以訴帝帝謂主曰高中尉清直之人彼所行者公事豈可

以私恨責之耶道穆後見帝帝曰一日家婦行路相犯極以為愧道穆免冠謝帝曰朕以愧卿卿反謝朕

北齊崔暹仕魏為御史中尉神武如京師羣官迎於紫陌神武帝握手而勞之曰往前朝廷豈無法官而天下貪婪莫肯糾劾中尉盡心為國不避豪彊遂使遠近肅清羣公奉法衝鋒陷陣代有其人當官正色今始見之今榮華富貴直是中尉自取高歡父子無以相報賜暹良馬使騎之以從且行且語暹下拜馬驚走神武為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澄神武長子文襄也勸獎之力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還晉陽又以所乘馬加綵物賜暹由是威名日盛內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母府元覽

七

擁之而緩轡魏帝宴於華林園謂神武曰自頃朝貴牧守令長所在百司多有貪暴侵削下人朝廷之中有用心公平直言彈劾不避親戚者王可勸酒神武降階跪而言曰唯御史中尉崔暹一人謹奉明旨敢以酒勸并臣所射賜物千段乞回賜之帝曰崔中尉為法導俗齊整暹謝曰此自陛下風化所加大將軍臣澄澄神武長子文襄也勸獎之力文襄退謂暹曰我尚畏羨何況餘人神武將

莫不畏服

隋柳或開皇中為治書侍御史當朝正色甚為百僚之所敬憚文帝嘉其憲直謂或曰大丈夫當立名於世無

容悅而已賜錢十萬米百石後以忤旨免未幾復令視事因謂或曰無改爾心以其家貧勅有司為之築宅因

曰柳或正直士國之寶也其見重如此

游元大業中為侍御史遼東之役宇文述等九軍敗元案獄數其罪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唐杜淹為御史大夫太宗幸其第視疾

張行成爲殿中侍御史糾劾不避權戚太宗以為能謂房玄齡曰觀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舉之

無先容也

崔隱甫開元中為御史大夫羣寮側息玄宗嘗謂曰卿

為大夫深副朕所委

李勉至德初從至靈武拜監察御史劾勲臣管崇嗣失禮肅宗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始知朝廷尊矣

盧坦為御史中丞元和三年舉奏前山南西道節度使柳晟前浙東觀察使閻濟美違勅貢獻肅宗召坦對褒慰久之

裴度為御史中丞時吳元濟盜兵柄求襲父任憲宗徵師伐叛詔度巡營壘勞士卒度計其險易密陳攻取之策帝深然之遷刑部侍郎兼御史中丞

王播為御史中丞入閣候宰相出方隨之異常例也後唐許光義明宗天成四年除御史中丞光義謝賜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五十疋銀器一事

劉蕡為御史中丞長興二年十二月詔曰國祚中興皇

綱再整合頒公事偏委羣臣先勅抄錄六典法書分為二百四十卷從朝至夕自夏徂冬御史臺官員等或同

切催驅或遞專勘讀校前王之舊制布當代之明規宜有獎酬以勵勤恪御史中丞劉蕡近別除官今加偕爵宜從別勅處分呂琦姚遐致宜加朝散大夫仍賜柱國勳于遼李壽並朝散大夫徐禹卿張可復王曉並賜絳

魚袋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
百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
百十四

憲官部

剛正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五百十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書曰剛而塞強而義詩曰靖恭爾位好是正直矧夫風憲之任抨彈攸屬所以案舉不法表正庶尹震肅綱紀奮揚威望而能雅志公亮峻節矣厲舉遵直道無所屈撓善惡不吐不茹使邪臣知懼懦夫有立須復逆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
百十四

人所謂執德不回當官有守者也

漢嚴延年為御史掾舉侍御史時大將軍霍光廢昌邑王尊立宣帝宣帝初即位延年劾奏光擅廢立無人臣禮不道奏雖寢然朝廷肅焉敬之

諸葛豐特立剛直元帝擢為司隸校尉時侍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連豐案劾

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章因得入公門自歸上歸自己哀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豐於天子也

上書謝曰臣豐駕怯文不足以勸善武不足以執邪陛

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有以自効復秩臣為

光祿大夫官尊貴重非臣所當處也又追年數衰暮常

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

殫之名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食祿俸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

而斷姦臣之首縣於都市編書其罪編謂附次簡牘也使四方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四

之也免處中和順經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清宴惟陛下裁幸帝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

蓋寬饒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平恩侯許伯入第

許伯皇太子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

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

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言自尊抗無所屈也

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乃酒

狂丞相魏侯臣欽若等曰魏侯魏相也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
卷五百十四

坐者皆屬目卑下之屬猶佯也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沐猴猶言如客觀也坐皆大笑寬饒不說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言如客舍行客觀遇之故多所歷也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帝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帝乃解

孫寶字子嚴哀帝即位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傅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太后俱事元帝有郤以當熊事傅太后臣欽若等曰堯史不載賜臣豐書曰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專

使有司考馮太后令自殺衆庶冤之寶奏請覆治傅太后大怒曰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擿缺以揚我惡擿缺謂挑發之也我當坐之帝乃順旨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黨比周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傅喜光祿大夫龔勝固爭帝為言太后出寶復官

鄭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貢禹名公直

消勲為司隸校尉時北地浩商為義渠長所捕亡義渠之北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十四

四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百十四

五

縣也商被縣長捕而逃亡長取其母與殺猪連繫都亭下以深厚之綏牧豕也商兄弟會賓客自稱司隸掾長安縣尉殺義渠長妻子六人亡丞相御史請遣掾史與司隸校尉部刺史并力逐捕察無狀者無狀謂商及義渠之長本狀之遺曲也奏可勲奏言春秋之義王人微者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臣幸得奉使以督察公卿以下為職今丞相宣薛宣請遣掾史以宰士督察天子奉使命大夫謂丞相掾史為宰士者言其宰相之屬官而信為士也奉使命大夫謂司隸也甚諒逆順之理諒卒宣本不師受經術因

事以立姦威案浩商所犯一家之禍耳印書欲專權作威乃害於國不可之大者周書洪範云臣之有作福作威乃于乃國害于厥躬故引之願下中朝特進列侯將軍以下正國法度議者以為丞相掾不宜移書督趣司隸會浩商捕得伏誅家屬徙合浦

後漢鮑永建武中為司隸校尉辟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宜歛手以避二鮑

何敞為侍御史章帝時尚書僕射郅壽譏刺竇憲等辭旨甚切憲怒陷壽以買公田誹謗下吏當誅敞上疏理之曰臣聞聖王闢四門開四聰延直言之路下不諱之詔立敢諫之旗聽歌謠於路諍臣七人以自鑒焰考知政理違失人心輒改更之故天人並應傳福無窮臣伏見尚書僕射郅壽坐於臺上與諸尚書論擊匈奴言議過差及上書請買公田遂繫獄考効大不敬臣愚以為壽機密近臣匡救為職若懷默不言其罪當誅

今壽違衆正議以安宗廟豈其私邪又臺閣平事分爭
可否雖唐虞之隆三代之盛猶謂誣謗以昌不以誹謗
為罪請買公田人情細過可裁隱忍壽若被誅臣恐天
下以為國家橫罪忠直賊傷和氣忤逆陰陽臣所以敢
犯嚴威不避夷滅觸死瞽言非為壽也忠臣盡節以死
為歸臣雖不知壽度其甘心安之誠不欲聖朝行誹謗
之誅以傷晏清之化杜塞忠直垂譏無窮臣敬謬豫機
密言所不宜罪名明白當填牢獄先壽僵仆萬死有餘

欽定四庫全書

明府元龜
卷五百十四

六

書奏壽得減死論
宋意為司隸校尉和帝永元初大將軍竇憲兄弟貴盛
步兵校尉鄧壘河南尹王調故蜀郡太守廉范等羣黨
出入憲門負勢放縱意隨違舉奏無所迴避由是與竇
氏有隙

周紓初為洛陽令部吏止奸亭長霍延遮止拔劍肆詈
皇后弟竇篤坐免後為御史中丞又坐免竇氏責盛兄
弟秉權睚眦怨無不僵仆篤等以紓公正而怨隙有素

遂不敢害永元五年徵為御史中丞諸竇雖誅而夏陽
侯瓌猶尚在朝糾疾之復乃上疏曰臣聞臧文仲之事
君也見有禮於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見無禮於

君者誅之如鷹鸞之逐鳥雀案夏陽侯瓌本出輕薄志
在邪僻學無經術而妄構講舍外招儒徒實會姦桀輕
忽天威悔慢王室又造作巡狩封禪之書惑衆不道當
伏誅戮而主者營私不為國計夫涓流雖寡浸成江河
爝火雖微卒能燎野履霜有漸可不懲革宜尋呂產專

欽定四庫全書

明府元龜
卷五百十四

七

竊之亂永惟王莽篡逆之禍上安社稷之計下解萬夫
之惑

華松為司隸校尉是時貴戚專勢有司軟弱莫敢糾罰
松奏馬氏三侯羣豪歛手

桓典拜侍御史是時宦官秉權典執政無所迴避

應奉為司隸校尉糾舉姦偽不避豪戚以嚴厲名

虞詡順帝永建中為司隸校尉數月間奏太傅馮石太
尉劉熹中常侍程璜陳秉孟生李閔等百官側目號為